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五日印行

中國青年

週刊

第二十五期
每册定價洋二分

我們的廣告
水深火熱的湖南……夢遠
手槍炸彈與革命(討論)……代英
『交農』—渭南農民的大勝利……無踪
爲保定女師學潮說的話……公亮
基督教底唯物營業……楚女
遊西湖的報告……爲人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編輯者中國青年社
代售處上海小北門外民國路上海書店

我們的廣告

現在，「中國青年」已經出版到第二十五期了；到第二十六期，便完成了我們半年的工作。「中國青年」自出版以來，蒙一般青年，與一般青年的良導師，與以熱誠的歡迎；或傳述於課室裏，或轉載於報紙中。到今天因上海書店營業的關係，發行手續極爲愼重，然仍能銷售三千份以上，這眞是榮幸而可以歡慰的事情。

我們爲報答愛讀諸君的盛意，從第二十七期起，對於內容印刷兩方面，均要大加改良。茲將我們所議決的，公布于下：

對於內容，將注重下列各項材料，所以我們亦歡迎下列各項的投稿：

一每月政治經濟報告；

二研究社會改造理論及革命問題，

三各國青年活動；

四中國各地青年活動；

五農人，工人，學生，婦女，市民，兵士運動的理論，方法，與實際經驗；

六讀書的指導；

七青年利益問題的討論；

八對於本刊論文疑問及解答；

九對於青年出版物的批評；

十改造性質團體的小消息。

對於印刷，我們決定(一)改良紙張，(二)排印形式稍有變易，每句須留一空格，以清眉目。(三)校對要加改良，凡模糊訛錯的字句，盡力改正。(四)間加圖畫。但價目仍照舊，每冊定價大洋二分。

還有一件消息可以報告的，便是我們將從第一冊到二十六冊，重新校正，印行合裝本預約定價五角；此種合裝本，現因款項關係，未必能多印；所以願購的人，最好能即時將價資寄上海書店，以預先訂就，出版卽寄。空函恕不認爲有效。

再則我們對於預定購閱半年全年，及能代爲介紹預定或購買的人，特別規定幾種優待辦法：卽是(一)我們在第三十期出版以前，凡訂閱的，全年收洋九角，半年收洋五角，不另收郵費；在第三十期出版以後，當全年另加郵費二角六分，半年另加郵費一角三分。(二)凡能介紹朋友十人，同時訂閱半年或全年的，得享贈閱同時限的本刊一份，不另取費。(三)凡能十人以上同時購買本刊的，得照定價八折收費，但外埠購買須加郵費。

水深火熱的湖南

夢　道

我從湖南到此地，許多朋友問我湖南的情形，我趁這機會，略爲說說。省憲啊！自治啊！趙恆惕啊！吳佩孚啊！那些大問題，在各報紙上，差不多天天都有記載，不用我來說了；我所說的不過是些平民小百姓的小問題罷了。

1. 月利30%的小借貸　湖南以前濫發紙幣，以致紙幣變作廢紙，中產階級，於是紛紛破產。其中最吃虧的就是典當業。弄到現在，從衡山以北，沒有一家存留的當鋪了。現在更進

鑄輕質銅元（造幣廠每日出銅元七萬），使銅元跌落到每洋壹元，可換銅元貳千三百五六十文。於是油鹽米麥，及房租，布疋等都變成了以銀元爲單位；而各種工資，小菜，仍以銅元爲單位。這使一般平民，都變成了貧民，不能不以借債爲生。長沙現在各種小借貸的利率，最普通的是大一分（每元每月利息一角）。在去年過年的時候，竟高到大三分，並且先付利錢；就是借洋十元，實只付七元，一月後，歸還十元。

2. 大大發財的扦子團　厘金本向來是一種百害叢生的制度，在湖南現在可說更進步了。湖南厘金局長，只有兩種人，一種是閒散的武人，一種是武人的親戚，兄弟。所以對於商民無論如何敲榨剝削，都沒有一人敢說半句話。近來更改爲包辦制。（美其名曰押金，比繳）就是某厘局每月應繳款若干，都有規定，每月只照規定數交款，並不要交票根，也並沒有複查票。得一局長卻也是不容易的事，第一要公開的押款，第二要沒有定價的運動費，第三要武人做後援，才能接事。這些厘局長何嘗又有這麼多的本錢？於是產生了一種社事業——扦子團。扦子團，就是在厘局拿着一根鐵棍上船看貨的先生們團結起事的。他們大有組織，各人都帶有本錢。每十餘人或數十人聯絡起來，湊足本錢若干，遇有當厘局長希望的人，他們便找去，替他出押金，出運動費，他們更到厘局去當扦子。局長對於政府是包辦，他們對於局長，也是如此。每月議定送幾千元給局長，局長並可不到局。於是他們大施其敲榨剝削的手段，任其所爲，除求能還本，（押金及運動費），繳款于政府，繳款于局長外，還要大分其紅利。既然如此，所以對於商民完釐，並不寫票，又無一定規則，隨他們要完多少就是多少。這種情形，大商人吃虧尚小，最痛苦的，就是那些小運販子。我現舉一個實例給大家看罷。所

陽是湘南第一個厘局，前任局長坐在漢口，有生以來沒有看過岳陽是個甚麼樣子，他卻每月坐得六千元的包費，扦子團中的老前輩，竟有發財到二十餘萬元的。曾經有一船羅蔔，他們要收他的稅，比他的賣價，還高出一倍；羅蔔販子於是把羅蔔起上岸，請他們過秤；但是他們等到羅蔔通通壞了，還沒有一個人來理會他。結果羅蔔販子錢用完了，羅蔔亦壞了，他只好投河自盡了。

3. 開徵民國十九年的田賦　湖南各縣田賦可說都是豫徵過了。郴縣一帶，現在已開始徵收民國十九年的田賦了；就是長沙，也已經要徵收民國十五年的了。而各種附加稅，也是年年增加不已，所以鄉下農民地主，也都是難以爲生了。

4. 逼得全家自盡的房捐，印花稅　當趙恆惕方才奪回長沙的時候，軍費無着，於是勒收房捐兩月，警廳亦勒收半月。所謂捐兩月，半月，並不是收佃金的幾分之幾，乃是將佃金全部沒收。譬如一所房子，每月佃金四十元，他卻收了一百元去了(兩個半月)。同時又派銷印花，有每一商店派銷到五百元之多的。余太華手飾店因房捐印稅停止營業。有一家箋店無錢繳捐，紛紛將刷把，攏桶搬到徵收處去完捐。還有一家四人，因房捐催收甚急，無以應付，全家服毒自殺。這些事都曾經半吞吐地在長沙各報紙上登了一登。

5. 攔路刼搶的特捐　軍隊駐防各地者可隨意設卡抽捐，叫做軍事特捐局，時增時減，時有時無，也沒有人能替他做個統計。

6. 四十塊洋錢一個的印花　湖南烟土流行，已是數年於茲了。以前由戒嚴司令部制出印花收稅。每包烟土，貼一印花，就可以自由運送，不受檢查。大包印花每張四十元，中包三十

元，小包二十元。蔡鉅猷在湘西，這種收入極大。這次戰爭的最近動機，也可說就是分贓不均，打了起來。所以有人說這也可說是一次「鴉片戰爭」。現在聽說又想把印花制改爲局卡制，創設一種特稅局，專司其事呢。

其餘土匪充斥，軍隊橫暴，團防局黑暗，濫發米護照運米出境，種種事實，不可勝數。

湖南的經濟狀況，既是如上面所述，我們可說橫直只一些小百姓吃虧罷了。湖南的報紙，每個新聞都要受檢查，那裏敢放半句屁。一些啞吧吃黃蓮的小百姓，除自己怨天生苦命，希望聖明天子坐朝綱，出來援救他們以外，何嘗曉得這是軍閥們的罪惡。那些苟且偷安的商人，除了向不要和平的武人跪着請他和平，或者希望天上掉一個和平下來以外，他們何嘗知道他們應該起來奮鬥。所以，湖南的青年們，你們是比較明白的，應當起來做他們的領導，把他們的痛苦剖解給他們看，告訴他們除了起來反抗以外，天上不會有和平掉下來，不會有聖明天子坐朝綱的事呢！湖南的青年們！風啊！花啊！雪啊！月啊！這都不能替他們解除痛苦啊！亦便不能解除你們自己的痛苦。我們不應單單是記得「收回旅大」，「追悼列甯」，「驅劉」，「驅賓」，我們也應該注意拿本地一件一件的事實告訴民衆，使他反抗，起來革命纔好。

手槍炸彈與革命

代英

下面是黃光東君的來函：

讀了你的『矯正對于「打倒軍閥」的誤解』以後，發生了許多懷疑，所以只有雜亂寫來，求你指教指教！

你說：安重根那一炸，只是買得人家記得安重根三個字能了，我要請問：現在朝鮮

所以還有一點革命的運動！—復國的運動，是不是安重根的一炸所影響的呢？現在他們朝鮮人因為安重根的死，發起一個紀念會，大家都要努力從事運動，假設將來復國成功，我看他不止買得安重根三個字，還要佔幾頁世界被壓迫的革命史。你先生說話太大了。中國求一個「買三個字的安重根」都求不到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

你又說：在他們（軍閥）妨害革命行動的時候，或在他們謀作反革命運動時，當然可殺掉的。請問：他們是不是天天每秒每分鐘都在作反革命的運動，假使依你的話，沒有一秒鐘，不是應該放炸彈的；反革命運動，不到革命成功不會停止。

你又說：不要當眞以為手槍炸彈，便可以完成中國的革命。請問：革命的初起，是不是要宣傳？手槍的「一炸」，是不是宣傳呢？假如沒有那「一炸」的宣傳，武漢革命如何能用五個子彈嚇出來？我以為手槍炸彈並不是打絕敗類，是要使時局緊張，人心踴躍。那麼便是革命必須的一種工具，如雜誌與小冊子的出版品一樣。

至於冰冰的「手槍與炸彈」更把暗殺看作無用，比你還說的口氣大十分。他不知道手槍炸彈就是他所說的「宣傳民衆」之一啦！我以為這種手段與他所說的「有組織有計畫的革命」沒有什麼違背，並且是有組織有計畫的革命中之必須的一種手段。不知冰冰以為如何？

我怎樣答覆呢？

（第一）安重根的一炸，至少可以使朝鮮人民有一番振奮，對於現在的復國運動自然亦有些影響。不過朝鮮人的復國與否，與安重根有甚麼必然的關係呢？土耳其不會暗殺協約官吏

，但土耳其現在是甚麼樣子？朝鮮曾經暗殺了日本一個頭等偉人，他有甚麼可以與土耳其比擬麼？革命是一種有組織的積極的行動，決不是浪漫的消極的行動。倘若我們有了這種組織與積極計畫呢，遇必要時，或採取暗殺手段，並不是不可以的。倘若並沒有組織與計畫，想專靠暗殺以成功革命，天下沒有這個道理。俄國的虛無黨，不是很可怕的暗殺團體麼？然而虛無黨只能殺人而已，真能改革俄國的，究竟還是靠勞農會直接行動的共產黨。這不是很好的一個比例嗎？

（第二）黃君說，暗殺的手段，與有組織有計畫的革命，是不違背的。苟能不違背，苟係在革命團體權力集中的組織，與全部革命計畫之中，依着那個團體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命令，以去進行暗殺，自是我們十分贊成的事。不過就我所能見到的，中國今天還不是進行暗殺的時候。今天革命團體的內部，還鬆懈沒有力量，農工平民還不曾歸向於一個革命的旗幟下面，我們對於建設的方略，亦還不曾十分有把握；現在去進行暗殺，便殺死了一個兩個乃至幾十個軍閥，我們究竟有甚麼辦法？我們現在最要緊是，整頓革命黨，向農工平民宣傳革命黨的主義，把他們吸引而組織到革命的旗幟下面。所謂革命黨的主義，必須是包含建設破壞兩方面的；破壞不是我們的目的，他是除去我們建設的障碍。我們若並無破壞的實力，而只講暗殺，自然只是胡鬧；便令有了破壞的實力，然並無建設的主張計畫，我們講暗殺，亦都嫌太孟浪了。即以武漢革命而論，實際亦不免早熟之弊。孫中山的三民主義，並不曾普遍到全國國民；乃至老同盟會員，亦還不曾都能了解他。在這時候，武漢發生革命，雖然把滿清推倒了，終究把持不住，仍把中國交到反動派的支配之下。孫中山還可以說是有些建設主張的

，然在他宣傳組織的功夫未成熟時，革了命還是只能破壞不能建設，何況現在一般人，不知宣傳組織爲何事，不願言黨，不願言主義，甚至於不願言何種國民革命，以爲手槍炸彈便可以把中國挽轉過來，這不是閉着眼睛說瞎話是甚麼？自然我看黃君來函，亦許實在是說在革命黨中受命令去進行暗殺的；然而我那篇文，原是注意爲那些錯認了手槍炸彈有唯一絕大的力量的人所說的話。

（第三）軍閥每分鐘每秒鐘都在作反革命運動，這句話是不妥的。沒有革命的主張，便亦說不上甚麼反革命運動。軍閥的罪惡，一大半是經濟背景造成的。國民的貧乏，使他們可以隨地號召兵匪。既挾有多數兵匪，於是勢力偉大，驕橫無所忌憚起來。到了這種地位，便令是黃君或者是我，誰能担保不變到曹錕齊燮元孫傳芳王永泉那麼樣子？我告訴黃君，我們所以不十分壞，那裏是我們道德品行好呢？我們怕朋友的譏駡，怕法律的制裁罷了。黃君試想假使你在沒有人的房間裏，看見有一堆銀元，你能不動手，至少你能不動心嗎？或者黃君可以咬着牙齒說可以不動手不動心，我相信我決沒有這樣的修養。我自問時時刻刻須要人家的監督；人家監督越嚴，我的操行越好。然則軍閥曾經有誰能監督他呢？人民監督他罷，不但說人民力量薄弱，而且渙散而不問公家事務。軍閥好比是一個沒有約束的學生；黃君試想學生在沒有約束的時候，墮落是怎樣容易？做好事是怎樣困難？在這種時候有些墮落的狀況，那裏說得上是甚麼反動？我的意思，最要緊是須有一種能納軍閥於受約束的範圍內的革命主張，靠這來消滅軍閥的罪惡。只有軍閥不願受這種約束的纔可以說是反革命。至於本無約束他的方法，或者有些方法亦只是國民經濟不容許我們得到的一些空論，拿這來怪軍閥是反革

命，時時刻刻要判他們的死刑，都覺冤枉了一點。

（第四）拿手槍炸彈作宣傳的手段，這亦是可以的。不過要宣傳，須先有可以合用於宣傳的革命主張。倘若不然，手槍炸彈至多只能引起一些浮囂的精神。中國終不是一味浮囂所能辦得好的。我們有可以合用於宣傳的革命主張了麽？我們不先了解中國經濟情形，不先研究中國與各國的關係，只說拿手槍炸彈來作宣傳，當眞只是宣傳「殺人主義」麽？

（第五）中國求一個「買三個字的安重根」都求不到，這是一句實情話。然而這怪我麽？無政府主義者，嚷着手槍炸彈，至少十餘年了，然而他們的手槍炸彈，總不曾碰到軍閥身上。現在又有不少的青年，像這樣的乾叫，（最令我感覺的，便是學生雜誌通信欄中，不知多少人作這種主張。）然而亦不過乾叫罷了。我以爲這只由於一般青年浪漫成性，不願加入任何集權的革命黨，在任何積極的革命主張之下活動，於是藉手槍炸彈等話以自掩其游惰的痕跡。他們本只是一種藉口而已；他們中間所以求一個「買三個字的安重根」都求不到。然則這種鼓吹有甚麽用呢？

「交農」——渭南農民的大勝利

無踪

像這樣閉塞的陝西社會狀況之下，居然能有農民運動產生之可能；且不止一處——聽說竟有十數處之多，同時並起！所尤可驚異的，是都能帶着勝利之果而歸來——現在我單把渭南縣農民運動經過之情形寫在下面。其餘的幾處，因我不大淸楚，不敢胡說。

爲閱者易於明瞭起見，分做幾層說：

（一）運動之起因——不用說，住在現代社會制度狀況之下的農民，各處都是同樣的感受

脊地主軍閥官僚的痛苦；而陝西則更加甚焉。陝西地偏北隅，每年的雨量總是缺少，近幾年來，屢遭旱災，以致糧食不足，百姓苦甚。渭南一區，更加軍閥過多，平日常向百姓派草派糧，百姓稍有抵抗，便使軍警丘八入鄉「拴」人，拉至縣中，（渭南縣）先打後罰。弄得百姓恐懼，遂賣房典田以爲供獻之資。然此還未足滿其欲望，復於去歲陰歷十一月二十日，又給農民加派了數項捐款：（一）月麥——每石糧每月出麥五升。（二）烟款——每畝地徵收洋十元。（三）借款——名爲借款，其實那裏還有歸還的日子哩！一里下派了三百元（分配下來，每石糧任九錢銀子。）（四）催收十四年糧。其餘如富捐車馬……等款，一齊都要完清。你想百姓連自己的吃的穿的都沒有，那裏還有錢完這多的款項？逼得實在沒有法子了，不得不出於最後一舉——即往時所謂「交農」。

（二）「交農」之情形——二十日派出了這些款項，二十一，二十二兩天，各處農民紛紛逃避，東原上定王村裏有個名叫老六的百姓，（略識得幾個字）看見這種情形，於是暗地裏招集他村子的人和別村人商議，一面先派人在原口上擋住丘八，不准丘八上原；一面商議「交農」的事情。當日大家議決先發散傳單，以鼓動人民。於是老六就做了一篇傳單，寫了幾十份發散出去。一日，即發生效力。西原上的人也做了一個傳單，作爲響應。其略曰：「定於本月二十九日趕南街行園（縣衙設於鄉間直接害民的），三十日實行「交農」。南自洛南，藍田，商州，北自渭河南邊，西至零口，東至華縣。一家一人，有不去者，人被殺，產充公。」傳單到處，各方響應。各村的農民，無不集聚商議實行辦法。至二十八日，傳單已行數天，縣衙知覺，速派人上原安民。哈哈！那裏發生效力？二十九日東原上北邊的人，先起來將行園向

南趕走。正走間，南山兩邊的人，拿着鋤，鈀，鐵鍬，鐵叉，……與北邊的人合在一起，把圍裏的丘八打跑，把圍所也踏溯了。當下卽集合各處的人，議決乘機速上縣「交農」。縣知事知人民發動了，急忙親自同着幾個紳士們上原安民。剛行到半坡，就遇見「交農」的民衆，知事嚇了一跳，急退至坡下，向人民演說。哼！誰個還聽他的話？都只是叫罵着，要求所派各款一律免掉。知事看見百姓都拿着鋤，鈀，鐵鍬，鐵叉……重重的將他圍着，嚇得只說好話，並申言各稅一律免掉。誰知那在知事旁邊站着的幾個惡紳們，竟反說減少一半的稅。於是百姓大怒，你一鋤，我一鈀的，就將一個紳士就地打死，三四個已打得半死半活，又跑脫了兩個。百姓乘着勢又來打警察，打差人，打的紳士，警察，差人，亂跑亂叫。知事見勢頭不好，又恐傷及已身，於是命人趕緊取來他的大印，寫了一張佈告——各種款項一律豁免——百姓纔停止了打。因見已得着勝利，又天色快晚，遂大家散歸了。

以上還是說的東原上的。現在再來說西原上的事：

西原聽說東原已動身去縣中「交農」了，他們遂也傳鐘起程。下原時，適逢東原人方回。知事氣喘喘的跑回縣衙內，聽說西原的人又到了！知事進城時入的是東門，西原的人來至西城門下，大喊「交農」，「交農」！西城門上守圍的兵疑知事未回，恐有意外事發生，遂向百姓開鎗轟射，立時轟傷了幾個百姓，並打死了一個。百姓大怒，一面要取梯上城，一面又要放火燒城，又有一部分人竟取土鎗和他們對打。知事知覺，急步趨至西門，恐惹起極大變動，急擱住丘八不要亂放鎗，遂又以東原上的同樣的佈告給西原人民看。至此，百姓的氣總消了一點。

(三)結果——死去的一個百姓，知事出洋三百元作爲命價，並安葬之。死去的一個紳士，知事也出洋二百元以葬之。所派的款項一概免掉。到十一月二十日，各村人民互相立了一個約：(一)永不準丘八上原。(二)各處紳士，須由人民直接選出；未經人民許可之紳士，認爲無效。(三)與舊紳士算賬。此三條知事都允許了。雖然如此說，但未死的舊紳士氣不能平，他們已知道倡首的人爲老六等。暗地裏和知事商議，總想藉端剷除了他。但他們聽說百姓有謠言說，倘老六等一時被害，定要殺毀他們的全家，因此，他們也不敢再爲妄想了。而老六等還是安然無事的過着他們的窮的生活。

這篇事實，是友人王君敬文報告給我的。(他是同老六在一個村子裏住的)我特地寫給一般熱心革命運動的青年看。

爲保定女師學說潮的話

公亮

現在保定的第二女子師範起了革命了，她們爲爭她們的人格，她們爲達她們求學的目的，已竟把她們所惡恨的所視爲仇敵的校長趕跑了。在保定女教育界死氣沈沈裏忽然爆發了這樣的一個炸彈，遠地聽來令人心驚，仔細想來又令人慶喜。

雖然她們逼到忍無可忍才高舉叛旗，但是她們的結果又在那裏？虎狼似的軍閥在那裏咆哮，絕沒廉恥的政客在那裏奔走，青年會化的留學生在那裏窺伺，他們遙相呼應的在那裏圖結。聽說她們已往天津請願去了，她們的目的果能達到嗎？她們認爲仇敵的校長果能撤換嗎？她們理想的校長的資格能夠要求到手嗎？

我想她們或者已在戰慄的只敢要求換校長了！換來的校長什麼人也好，只要趕走舊校長

。或者連舊校長也不能趕走，只敢保留代表不被開除了！或者她們保留的代表，也被驅逐；或者換來的校長只是以暴易暴；或者她們所能幸免的是被丘八包圍，下令捕緝。無論如何，她們在軍閥政客和青年會化的留學生們的腳下請願，她們的目的是不能達到的。從前保定直隸第二師範的革命，已是先例，已經可以預卜他們的前途了。

雖然最後，她們的目的很難完全達到，或者又要演一齣悲壯的慘劇；但是她們爲眞理而奮鬥的精神，已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，永永不忘，已足表現保定教育界的人心未死了。

保定的青年同學們，睜開眼睛看看吧！看她們最後的結果，看那毒蛇猛獸們的擺弄教育。沒有他們這一次的試驗，何能明白我們所處的地位！我們所處的地位是軍閥，政客，官僚，青年會的走狗們所任意踐踏的，我們在他們的足下偷生，想把自己的生命發揚光大起來，直是妄想！

保定的青年同學們！還認不清摧殘我們的仇敵嗎？我們只有橫的嚴密的聯合起來預備作那最後的一戰哪！我們只有加入革命的團體，打倒這些我們所惡恨的教職員背後所倚仗的惡勢力；我們在學校的一切運動，纔會得着勝利。

無限的同情對于保定第二女子師範的女青年——但望你們不要因爲結果不良便灰了心，因爲在今天我們不能希望怎樣良的結果。我們最要緊是百尺竿頭再進一步！

基督教底唯物營業

楚女

襄陽天主堂總司鐸、二等嘉禾章，意國人鄭格理號博臣的，現在用了上帝的名義，對於平民放三分利的重債。他不但放債的利錢重，他還要債務者、聽他揀選償還時所用的貨幣

。有一個單老八，在六七年前，借過他一千二百串文。　那時，洋錢換錢、每元約一串三四百文。　現在單老八若用洋錢還他，則可討很大的便宜。　車洋人計算到了，便用了一種手段，在去年年底，硬逼單老八另換借債、將一千二百串錢，照每元一串四百的兌價，寫為借洋八百餘元。　本來單老八早就想還，而且他開錢舖，也並不是還不起。　車洋人在平時却裝大方，絕不索取。等到臘月廿八九，突然逼取。　生意人無款週轉，又怕關倒了招牌，加之又畏洋威，所以只好任他剝倒了！　聽說他放的債額，已有好多萬，如此計算，這橫財真夠他發呢！

我不曉得擁護基督教的朋友們，如何能把這種千眞萬確的事實放着不見？我又不知一般鼓吹心唯的信仰生活的先生們，如何能解說這種唯物的本能的貪鄙？我更不知那些不信基督教是一個無賴流氓之集合的侵略組織者們，如何能證明此種事實是合乎人間道德之正體？不錯！　基督教本身，並不如此；宗教底本體，並不如此；然而其奈凡宣傳基督教者，凡過宗教生活者之大都如此，或竟完全如此何？

新青年八卷一號載馬伯援先生所做的調查錄，說襄陽教士如何如何不正當，我先還不大肯信。　現在是經我自己證實了！　並且我曾把馬先生所說的事實，詢諸襄陽人士，亦莫不人人證為實在、反以我之不信為奇！

遊西湖的報告

爲人

西湖是人人知道而且想遊逛的。究竟西湖是個什麼地方？我特將我親眼所見的介紹於左：

我以前未到過杭州，故此次每當天氣清爽的時候，與二三同志常僱一支小船，慢慢的搖着游湖。我們在船中，望見三面湖山和一面屋宇圍着，湖面全無大的風浪，風景之佳，妙不可言。在這時候我心中以前有的懷抱，都會化爲烏有。意志薄弱的青年，到了好山水的地方，這樣容易墮落，令我與同伴吃驚不小！

在湖中所望見東一座西一座的西式大房屋，聽說十有九起是各地大資本家來此所建築的。他們每一年在此住居不過幾天，平時他們情願將這大好的房屋空起，却不願別人居住。這眞是暴殄天物，可惜可恨！

此地底地皮有限，各大資本家互相競買，將地價抬起幾十百倍。大好公共遊覽的地方，幾盡爲極少數的人所霸佔了！

遊到岳王廟，看見現代各大軍閥替岳飛所建築的新廟宇，耗費總在數十萬元以上。廟中彫刻了不少的忠臣孝子的聯語，任何人一到此地，就彷彿到了君主朝廷一樣，忘記了民主共和。這也不能不說是各大軍閥所費的苦心。

各革命黨人底墳墓，（如徐錫麟等）反被封鎖，欲進去一遊而不得。

遊到丁家山，山頂已被康有爲佔據，他建築了二座小屋，屋內陳列許多今今古古的木石金屬的美術品，據同伴說，這都是他東騙西偷得來的，凡西湖附近的廟宇的和尙，防康有爲如防盜賊一樣。唉，所謂聖人之徒如此！

各處可以留戀遊玩的地方，成羣的妓女勾引嫖客，神色昏迷的青年男女私談愛情，老爺姨太太當衆擺他們的架子，政客官僚勾結協商爲非作歹，鄉下愚民拜佛求福，奇奇怪怪，齊集一處。

有不少的資本家，情願以幾千幾萬的金錢，請有不少的和尙在各大廟裏念經拜神，却不願以最少的金錢做點救濟苦力人的事業。

西湖便是如此。

一九二四年二月廿七日

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再版印行

本彙刊實價大洋六角

版權所有

編輯者　中國青年社

發行者　中國青年社

代售者　各省各大書坊